



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

祭先聖南京修禮

送孝子西蜀尋親

話說虞博士出來會了這幾個人大家見禮坐下遲  
衡山道晚生們今日特來泰伯祠大祭商議主祭之  
人公中說祭的是大聖人必要个賢者主祭方爲不  
愧所以特來公請老先生虞博士道先生這個議論  
我怎麼敢當只是禮樂大事自然也願觀光請問定  
在幾時遲衡山道四月初一日先一日就請老先生  
到來祠中齋戒一宿以便行禮虞博士應諾了拿茶

儒林外史  
與眾位喫喫過眾人辭了出來一齊到杜少卿河房裏坐下遲衡山道我們司事的人只怕還不足杜少卿道恰好做縣來了一個做友便請出臧茶與眾位相見一齊作了揖遲衡山道將來大祭也要借先生的光臧蓼齋道願觀盛典說罷作別去了到三月二十九日遲衡山約齊杜儀馬靜季桂金東崖盧華士辛東之蘧來旬余夔盧德虞感祁諸葛祐景本蕙郭鐵華蕭鼎儲伊昭季恬逸金寓劉宗姬武書臧茶一齊出了南門隨即莊尙志也到了眾人看那泰伯祠

時幾十層高坡上去一座大門左邊是省牲之所大門過去一个大天井又幾十層高坡上去三座門進去一座丹墀左右兩廊奉着從祀歷代先賢神位中間是五間大殿殿上泰伯神位面前供桌香爐燭臺殿後又一個丹墀五間大樓左右兩傍一邊三間書房眾人進了大門見高懸着金字一匾泰伯之祠從二門進東角門走循着東廊一路走過大殿抬頭看樓上懸着金字一匾習禮樓三个大字眾人在東邊書房內坐了一會遲衡山同馬靜武書蘧來旬開了

樓門同上樓去將樂器搬下樓來堂上的擺在堂上堂下的擺在堂下堂上安了祝版香案傍樹了磨堂下樹了庭燎二門傍擺了盥盆盥帨金次福鮑廷璽兩人領了一班司球的司琴的司瑟的司管的司鼗鼓的司祝的司歌的司笙的司簫的司簫的司編鐘的司編磬的和六六三十六个佾舞的孩子進來見了衆人遲衡山把籥翟交與這些孩子下午時分虞博士到了莊紹光遲衡山馬純上杜少卿迎了進來吃過了茶換了公服四位迎到省牲所去省了牲衆

人都在兩邊書房裏齋宿次日五鼓把祠門大開了衆人起來堂上堂下門裏門外兩廊都點了燈燭庭燎也點起來遲衡山先請主祭的博士虞老先生亞獻的徵君莊老先生請到三獻的衆人推讓說道不是遲先生就是杜先生遲衡山道我兩人要做引贊馬先生係浙江人請馬純上先生三獻馬二先生再三不敢當衆人扶住了馬二先生同二位老先生一處遲衡山杜少卿先引這三位老先生出去到省牲所拱立遲衡山杜少卿回來請金東崖先生大贊請

武書先生司麾請臧茶先生司祝請季荏先生辛東  
之先生余夔先生司尊請蘧來旬先生盧德先生虞  
感祁先生司玉請諸葛祐先生景本蕙先生郭鐵筆  
先生司帛請蕭鼎先生儲信先生伊昭先生司稷請  
季恬逸先生金寓劉先生宗姬先生司饌請完命盧  
華士跟着大贊金東崖先生將諸位一齊請出二門  
外當下祭鼓發了三通金次福鮑廷璽兩人領着一  
班司球的司琴的司瑟的司管的司鼗鼓的司祝的  
司歌的司笙的司鏞的司簫的司簫的司編鐘的司編磬的

和六六三十六个佾舞的孩子都立在堂上堂下金  
東崖先進來到堂上盧華士跟着金東崖站定贊道  
執事者各司其事這些司樂的都將器樂拿在手裏  
金東崖贊排班司麾的武書引着司尊的季荏辛東  
之余夔司玉的蘧來旬盧德虞感祁司帛的諸葛祐  
景本蕙郭鐵筆入了位立在丹墀東邊引司祝的臧  
茶上殿立在祝版跟前引司稷的蕭鼎儲信伊昭司  
饌的季恬逸金寓劉宗姬入了位立在丹墀西邊武  
書捧了麾也立在西邊衆人下金東崖贊奏樂堂上

堂下樂聲俱起金東崖贊迎神遲均杜儀各捧香燭  
向門外躬身迎接金東崖贊樂止堂上堂下一齊止  
了金東崖贊分獻者就位遲均杜儀出去引莊徵君  
馬純上進來立在丹墀裏拜位左邊金東崖贊主祭  
者就位遲均杜儀出去引虞博士上來立在丹墀裏  
拜位中間遲均杜儀一左一右立在丹墀裏香案傍  
遲均贊盥洗同杜儀引主祭者盥洗了上來遲均贊  
主祭者詣香案前香案上一個沈香筒裏邊插着許  
多紅旂杜儀抽一枝紅旂在手上有奏樂二字虞博

士走上香案前遲均贊道跪升香灌地拜興拜興拜  
興拜興復位杜儀又抽出一枝旂來樂止金東崖贊  
奏樂神之樂金次福領着堂上的樂工奏起樂來奏  
了一會樂止金東崖贊行初獻禮盧華士在殿裏抱  
出一個牌子來上寫初獻二字遲均杜儀引着主祭  
的虞博士武書持麾在遲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  
走引司尊的季荏司玉的蘧來旬司帛的諸葛祐一  
路同走引着主祭的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稷的  
蕭鼎司饌的季恬逸引着主祭的從兩邊下來在香

案前轉過東邊上去進到大殿遲均杜儀立于香案  
左右季萑捧着尊蘧來旬捧着玉諸葛祐捧着帛立  
在左邊蕭鼎捧着稷季恬逸捧着饌立在右邊遲均  
贊就位跪虞博士跪于香案前遲均贊獻酒季萑跪  
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玉蘧來旬跪着遞  
與虞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帛諸葛祐跪着遞與虞  
博士獻上去遲均贊獻稷蕭鼎跪着遞與虞博士獻  
上去遲均贊獻饌季恬逸跪着遞與虞博士獻上去  
獻畢執事者退了下來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

金東崖贊一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細細  
奏了起來那三十六个孩子手持籥翟齊上來舞樂  
舞已畢金東崖贊階下與祭者皆跪讀祝文臧茶跪  
在祝板前將祝文讀了金東崖贊退班遲均贊平身  
復位武書遲均杜儀季萑蘧來旬諸葛祐蕭鼎季恬  
逸引着主祭的虞博士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虞博  
士復歸主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金東崖贊行亞獻  
禮盧華士又走進殿裏去抱出一個牌子來上寫亞  
獻二字遲均杜儀引着亞獻的莊徵君到香案前遲

均贊盥洗同杜儀引着莊徵君盥洗了回來武書持  
麾在遲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司尊的辛東  
之司玉的盧德司帛的景本蕙一路同走引着亞獻  
的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稷的儲信司饌的金寓  
劉引着亞獻的又從西邊下來在香案前轉過東邊  
上去進到大殿遲均杜儀立於香案左右辛東之捧  
着尊盧德捧着玉景本蕙捧着帛立在左邊儲信捧  
着稷金寓劉捧着饌立在右邊遲均贊就位跪莊徵  
君跪于香案前遲均贊獻酒辛東之跪着遞與莊徵  
君獻上去遲均贊獻玉盧德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  
去遲均贊獻帛景本蕙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  
均贊獻稷儲信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遲均贊獻  
饌金寓劉跪着遞與莊徵君獻上去各獻畢執事者  
退了下來遲均贊拜興拜與金東崖贊一  
奏至德之章舞至德之容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那  
三十六個孩子手持籥翟齊上來舞樂舞已畢金東  
崖贊退班遲均贊平身復位武書遲均杜儀辛東之  
盧德景本蕙儲信金寓劉引着亞獻的莊徵君從西



邊一路走了下來莊徵君復歸了亞獻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金東崖贊行終獻禮盧華士又走進殿裏去抱出一個牌子上寫終獻二字遲均杜儀引着終獻的馬二先生到香案前遲均贊盥洗同杜儀引着馬二先生盥洗了回來武書持麾在遲均前走三人從丹墀東邊走引司尊的余夔司玉的虞感祁司帛的郭鐵筆一路同走引着終獻的從上面走走過西邊引司稷的伊照司饌的宗姬引着終獻的又從西邊下來在香案前轉過東邊上去進到大殿遲均杜

儀立于香案左右余夔捧着尊虞感祁捧着玉郭鐵筆捧着帛立在左邊伊昭捧着稷宗姬捧着饌立在右邊遲均贊就位跪馬二先生跪於香案前遲均贊獻酒余夔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玉虞感祁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帛郭鐵筆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饌伊昭跪著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遲均贊獻饌宗姬跪着遞與馬二先生獻上去獻畢執事者退了下來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拜興金東崖贊三奏至德之章舞至德

之容堂上樂細細奏了起來那三十六个孩子手持  
籥翟齊上來舞樂舞已畢金東崖贊退班遲均贊平  
身復位武書遲均杜儀余夔虞感祁郭鐵筆伊昭宗  
姬引着終獻的馬二先生從西邊一路走了下來馬  
二先生復歸了終獻位執事的都復了原位金東崖  
贊行侑食之禮遲均杜儀又從主祭位上引虞博士  
從東邊上來香案前跪下金東崖贊奏樂堂上堂下  
樂聲一齊大作樂止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平  
身金東崖贊退班遲均杜儀引虞博士從西邊走下

去復了主祭的位遲均杜儀也復了引贊的位金東  
崖贊撒饌杜儀抽出一枝紅旂來上有秦樂二字當  
下樂聲又一齊大作起來遲均杜儀從主位上引上  
引了虞博士奏着樂從東邊走上殿去香案前跪下  
遲均贊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金東崖贊退班遲  
均杜儀引虞博士從西邊走下去復了主祭的位遲  
均杜儀也復了引贊的位杜儀又抽出一枝紅旂來  
止樂金東崖贊飲福受胙遲均杜儀引主祭的虞博  
士亞獻的莊徵君終獻的馬二先生都跪在香案前

飲了福酒受了肥肉金東崖贊退班三人退下去了  
金東崖贊焚帛司帛的諸葛祐景本蕙郭鐵筆一齊  
焚了帛金東崖贊禮畢眾人撤去了祭器樂器換去  
了公服齊往後面樓下來金次福鮑廷璽帶着堂上  
堂下的樂工和佾舞的三十六个孩子都到後面兩  
邊書房裏來這一回大祭主祭的虞博士亞獻的莊  
徵君終獻的馬二先生共三位大贊的金東崖司祝  
的臧茶盧華士共二位引贊的遲均杜儀共二位司  
麾的武書一位司尊的季桂辛東之余夔共二位司

玉的蘧來旬盧德虞感祁共三位司帛的諸葛祐景  
本蕙郭鐵筆共三位司稷的蕭鼎儲信伊照共三位  
司饌的季恬逸金寓劉宗姬共三位金次福鮑廷璽  
二人領着司球的一人司琴的一人司瑟的一人司  
管的一人司鼗鼓的一人司祝的一人司歌的一人  
笙司的一人司鏞的一人司簫的一人司編鐘的司  
編磬的二人和佾舞的孩子共是三十六人通共七  
十六人當下厨役開剝了一條牛四副羊和祭品的  
餚饌菜蔬都整治起來共備了十六席樓底下擺了

八席二十四位同坐兩邊書房擺了八席款待衆人  
吃了半日的酒虞博士上轎先進城去這裏衆位也  
有坐轎的也有走的見兩邊百姓扶老攜幼挨擠着  
來看歡聲雷動馬二先生笑問你們這是爲甚麼事  
衆人都道我們生長在南京也有活了七八十歲的  
從不曾看見這樣的禮體聽見這樣的吹打老年人  
都說這位主祭的老爺是一位神聖臨凡所以都爭  
着出來看衆人都歡喜一齊進城去了又過了幾日  
季桂蕭與辛東之金寓劉來辭了虞博士回揚州去

子馬純上同蘧駝夫到河房裏來辭杜少卿要回浙  
江二人走進河房見杜少卿臧荼又和一個人坐在  
那裡蘧駝夫一見就嚇了一跳心裏想道這人便是  
在我婁表叔家弄假人頭的張鐵臂他如何也在此  
彼此作了揖張鐵臂見蘧駝夫也不好意思臉上出  
神吃了茶說了一會辭別的話馬純上蘧駝夫辭了  
出來杜少卿送出大門蘧駝夫問道這姓張的世兄  
因如何和他相與杜少卿道他叫做張俊民他在做  
縣天長任蘧駝夫笑着把他本來叫做張鐵臂在浙

江做的這些事畧說了幾句說道這人是相與不得的少卿須要留神杜少卿道我知道了兩人別過自去杜少卿回河房來問張俊民道俊老你當初曾叫做張鐵臂麼張鐵臂紅了臉道是小時有這個名字別的事含糊說不出來杜少卿也不再問了張鐵臂見人看破了相也存身不住過幾日拉着臧蓼齋回天長去了蕭金鉉三個人欠了店賬和酒飯錢不得回去來尋杜少卿耽帶杜少卿替他三人賠了幾兩銀子三人也各回家去了宗先生要回湖廣去拿行

樂來求杜少卿題杜少卿當面題罷送別了去恰好遇着武書走了來杜少卿道正字兄許久不見這些時在那里武書道前日監裏六堂合考小弟又是一等第一杜少卿道這也有趣的緊武書道倒不說有趣內中弄出一件奇事來杜少卿道甚麼奇事武書道這一回朝庭奉旨要甄別在監讀書的人所以六堂合考那日上頭吩咐下來解懷脫腳認真搜檢就和鄉試場一樣考的是兩篇四書一篇經文有個習春秋的朋友竟帶了一篇刻的經文進去他帶了也

罷上去告出恭就把這經文夾在卷子裏送上堂去  
天幸遇着虞老師值場大人裏面也有人同虞老師  
巡視虞老師揭卷子看見這文章忙拿了藏在靴桶  
裏巡視的人問是甚麼東西虞老師說不相干等那  
人出恭回來悄悄遞與他你拿去寫但是你方才上  
堂不該夾在卷子裏拿上來幸得是我看見若是別  
人看見忘了那人嚇了个臭死發案考在二等走來  
謝虞老師虞老師推不認得說並沒有這句話你想  
是昨日錯認了並不是我那日小弟恰好在那里謝

考親眼看見那人去了我問虞老師這事老師怎的  
不肯認難道他還是不該來謝的虞老師道讀書人  
全要養其廉恥他没奈何來謝我我若再認這話他  
就無容身之地了小弟卻認不的這位朋友彼時問  
他姓名虞老師也不肯說先生你說這一件奇事可  
是難得杜少卿道這也是老人家常有的事武書道  
還有一件事更可笑的緊他家世兄賠嫁來的一个  
丫頭他就配了姓嚴的管家了那奴才看見衙門清  
淡沒有錢尋前日就辭了要去虞老師從前並不會

要他一個錢白白把了頭配了他他而今要領了頭  
出去要是別人就要問他要了頭身價不知要多少  
虞老師聽了這話說道你兩口子出去也好只是出  
去房錢飯錢都沒有又給了他十兩銀子打發出去  
隨即把他荐在一個知縣衙門裏做長隨你說好笑  
不好笑杜少卿道這些做奴才的有甚麼良心但老  
人家兩次賞他銀子並不是有心要人說好所以難  
得當下畱武書吃飯武書辭了出去纔走到利涉橋  
遇見一個人頭戴方巾身穿舊布直裰腰繫絲絛腳

下芒鞋身上搨着行李花白鬍鬚憔悴枯槁那人丟  
下行李向武書作揖武書驚道郭先生自江甯鎮一  
別又是三年一向在那里奔走那人道一言難盡武  
書道請在茶館裏坐當下兩人到茶館裏坐下那人  
道我一向因尋父親走偏天下從前有人說是在江  
南所以我到江南這番是三次了而今聽見人說不  
在江南已到四川山裏削髮爲僧去了我如今就要  
到四川去武書道可憐可憐但先生此去萬里程途  
非同容易我想西安府裡有一個知縣姓尤是我們

國子監虞老先生的同年如今托虞老師寫一封書  
子去是先生順路倘若盤纏缺少也可以幫助些須  
那人道我草野之人我那里去見那國子監的官府  
武書道不妨這裏過去幾步就是杜少卿家先生同  
我到少卿家坐着我去討這一封書那人道杜少卿  
可是那天長不應徵辟的豪傑麼武書道正是那人  
道這人我到要會他便會了茶錢同出了茶館一齊  
來到杜少卿家杜少卿出來相見作揖問這位先生  
尊姓武書道這位先生姓郭名力字鐵山二十年走

遍天下尋訪父親有名的郭孝子杜少卿聽了這話  
從新見禮奉孝郭子上坐便問太老先生如何數十  
年不知消息郭孝子不好說武書附耳低言說曾在  
江西做官降過甯王所以逃竄在外杜少卿聽罷駭  
然因見這般舉動心裏敬他說罷留下行李先生權  
在我家住一宿明日再行郭孝子道少卿先生豪傑  
天下共聞我也不做客套竟住一宵罷杜少卿進去  
和娘子說替郭孝子漿洗衣服治辦酒肴款待他出  
來陪着郭孝子武書說起要問虞博士要書子的話



儒林外史  
來杜少卿道這個容易郭先生在我這里坐着我和  
正字去要書子去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用勞用力不  
辭虎窟之中遠水遠山又入蠶叢之境畢竟後事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古趣磅礴竟如出自叔孫通曹褒之手覺集  
賢學士蕭蒿輩極力爲之不過如此堂哉皇哉侯  
其禕而

內中司事的人一一皆閱者之所爛熟布局之妙  
莫與京矣

本書至此卷是一大結束名之曰儒林蓋爲文人  
學士而言篇中之文人學士不爲少矣前乎此如  
鶯脰湖一會是一小結束西湖上詩會是又一小  
結束至此如云亭梁甫而後臻于泰山譬之作樂  
蓋八音繁會之時以後則慢聲變調而已

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

儒林外史

第三十七回

七

樂會之制以射隼射擊樂隨而已

此段文字與前而射隼于泰山射之非

會景一小橋長州城上指會景又一小

口篇中之文人

此等景一大蘇東各文曰翰林書院文

儒林外史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狹路逢讎

話說杜少卿留郭孝子在河房裏吃酒飯自己同武書到虞博士署內說如此這樣一個人求老師一封書子去到西安虞博士細細聽了說道這書我怎麼不寫但也不是只寫書子的事他這萬里長途自然盤費也難我這裏拿拾兩銀子少卿你去送與他不必說是我的慌忙寫了書子和銀子拿出來交與杜少卿杜少卿接了同武書拿到河房裏杜少卿自己

尋衣服當了四兩銀子武書也到家去當了二兩銀子來又苦留郭孝子住了一日莊徵君聽得有這個人也寫了一封書子四兩銀子送來與杜少卿第三日杜少卿備早飯與郭孝子吃武書也來陪着吃罷替他拴束了行李拿着這二十兩銀子和兩封書子遞與郭孝子郭孝子不肯受杜少卿道這銀子是我們江南這幾個人的並非盜劫之物先生如何不受郭孝子方才受了吃飽了飯作辭出門杜少卿同武書送到漢西門外方才回去郭孝子曉行夜宿一路

來到陝西那尤公是同官縣知縣只得迂道往同官去會他這尤公名扶徠字瑞亭也是南京的一位老名士去年纔到同官縣一到任之時就做了一件好事是廣東一個人充發到陝西邊上來帶着妻子是軍妻不想這人半路死了妻子在路上哭哭啼啼人和他說話彼此都不明白只得把他領到縣堂上來尤公看那婦人是要回故鄉的意思心裏不忍便取了俸金五十兩差一個老年的差人自己取一塊白綾苦苦切切做了一篇文親筆寫了自己的名字尤

扶徠用了一顆同官縣的印吩附差人你領了這婦人拿我這一幅綾子遇州遇縣送與他地方官看求他都要用一個印信你直到他本地方討了回信來見我差人應諾了那婦人叩謝領着去了將近一年差人回來說一路各位老爺看見老爺的文章一個個都悲傷這婦人也有十兩的也有八兩的六兩的這婦人到家也有二百多銀子小的送他到廣東家裏他家親戚本家有百十人都望空謝了老爺的恩典又都磕小的的頭叫小的是菩薩這個小的都是一

沾老爺的恩尤公歡喜又賞了他幾兩銀子打發差人出去了門上傳進帖來便是郭孝子拿着虞博士的書子進來拜尤公拆開書子看了這些話着實欽敬當下請進來行禮坐下即刻擺出飯來正談着門上傳進來請老爺下鄉相驗尤公道先生這公事我就要去的後日纔得回來但要屈留先生三日等我回來有幾句話請教况先生此去往成都我有個故人在成都也要帶封書子去先生萬不可推辭郭孝子道老先生如此說怎好推辭只是賤性山野不能

在衙門裏住貴治若有甚麼菴堂送我住兩天罷  
尤公道菴雖有也窄我這裏有個海月禪林那和尚  
是個善知識送先生到那里去住罷便吩咐衙役把  
郭老爺的行李搬着送在海月禪林你拜上和尙說  
是我送來的衙役應諾伺候郭孝子別了尤公直送  
到大門外方才進去郭孝子同衙役到海月禪林客  
堂裏知客進去說了老和尚出來打了問訊請坐奉  
茶那衙役自回去了郭孝子問老和尚可是一向在  
這裏方丈的麼老和尚道貧僧當年住在南京太平

府蕪湖縣甘露菴裏的後在京師報國寺做方丈因  
厭京師熱鬧所以到這裏居住尊姓是郭如今却往  
成都是做甚麼事郭孝子見老和尚清臙面貌顏色  
慈悲說道這話不好對別人說在老和尚面前不妨  
講的就把要尋父親這些話苦說了一番老和尚流  
淚嘆息就畱在方丈裏備住出晚齋來郭孝子將路  
上買的兩個梨送與老和尚受下謝了郭孝子便叫  
火工道人擡兩隻缸在丹墀里一口缸內放着一個  
梨每缸挑上幾担水拿杠子把梨搗碎了擊雲板傳

齊了二百多僧衆一人吃一碗水郭孝子見了點頭嘆息到第三日尤公回來又備了一席酒請郭孝子吃過酒拿出五十兩銀子一封書來說道先生我本該留你住些時因你這尋父親大事不敢相留這五十兩銀子權爲盤費先生到成都拿我這封書子去尋蕭昊軒先生這是一位古道人他家離成都二十里住地名叫做東山先生去尋着他凡事可以商議那孝子見尤公的意思十分懇切不好再辭只得謝過收了銀子和書子辭了出來到海月禪林辭別老

和尚要走老和尚合掌道居士到成都尋着了尊大人是必寄個信與貧僧免的貧僧懸望郭孝子應諾老和尚送出禪林方才回去郭孝子自肩着行李又走了幾天這路多是崎嶇鳥道郭孝子走一步怕一步那日走到一個地方天色將晚望不着一個村落那郭孝子走了一會遇着一個人郭孝子作揖問道請問老爹這裏到宿店所在還有多少路那人道還有十幾里客人你要着急些走夜晚路上有虎須要小心郭孝子聽了急急往前奔着走天色全黑卻喜

山凹里推出一輪月亮來那正是十四五的月色升  
到天上便十分明亮郭孝子乘月色走走進一個樹  
林中只見劈面起來一陣狂風把那樹上落葉吹得  
奇颼颼的響風過處跳出一隻老虎來郭孝子叫聲  
不好了！一交跌倒在地老虎把孝子抓了坐在屁股  
底下坐了一會見郭孝子閉着眼只道是已經死了  
便丟了郭孝子去地下挖了一個坑把郭孝子提了  
放在坑里把爪子撥了許多落葉蓋住了他那老虎  
便去了郭孝子在坑里偷眼看老虎走過幾里那到

山頂上還把兩隻通紅的眼睛轉過身來望看見這  
裏不動方才一直去了郭孝子從坑里扒了上來自  
心裏想道這業障雖然去了必定是還要回來吃我  
如何了得一時沒有主意見一顆大樹在眼前郭孝  
子扒上樹去又心里焦他再來咆哮震動我可不要  
嚇了下來心生一計將裏腳解了下來自己縛在樹  
上等到三更盡後月色分外光明只見老虎前走後  
面又帶了一個東西來那東西渾身雪白頭上一隻  
角兩隻眼就像兩盞大紅燈籠直着身子走來郭孝

子認不得是個甚麼東西只見那東西走近跟前便  
坐下了老虎忙到坑里去尋人見沒有了人老虎慌  
做一堆兒那東西大怒伸過爪來一掌就把虎頭打  
掉了老虎死在地下那東西抖擻身上的毛發起威  
來回頭一望望見月亮地下照着樹枝頭上有個人  
就狠命的往樹枝上一撲撲昌失了跌了下來又盡  
力往上一扑離郭孝子只得一尺遠郭孝子道我今  
番却休了不想那樹上一根枯幹恰好對着那東西  
的肚皮上後來的這一撲力太猛了這枯幹戳進肚

有皮一尺多深淺那東西急了這枯幹越搖越戳的  
深進去那東西使盡力氣急了半夜掛在樹上死了  
到天明時候有幾個獵戶手裏拿着鳥鎗叉棍來看  
見這兩個東西嚇了一跳郭孝子在樹上叫喊衆獵  
戶接了孝子下來問他姓名郭孝子道我是過路的  
人天可憐見得保全了性命我要趕路去了這兩件  
東西你們拿到地方去請賞罷衆獵戶拿出些乾糧  
來和獐子鹿肉讓郭孝子吃了一飽衆獵戶替郭孝  
子拿了行李送了五六里路衆獵戶辭別回去郭孝



子自己背了行李又走了幾天路程在山凹裏一個小菴裏借住那菴裡和尚問明來歷就拿出素飯來同郭孝子在窗子跟前坐着吃正吃着中間只見一片紅光就如失了火的一般郭孝子慌忙丟了飯碗道不好火起了老和尚笑道居士請坐不要慌這是我雪道兄到了吃完了飯收過碗盞去推開窗子指與郭孝子道居士你看麼郭孝子舉眼一看只見前面山上蹲着一個異獸頭上一隻角只有一隻眼睛卻生在耳後那異獸名爲鰲丸任你堅冰凍厚幾尺

他一聲響亮叫他登時粉碎和尚道這便是雪道兄了當夜紛紛揚揚落下一場大雪來那雪下了一夜一天積了有三尺多厚郭孝子走不得又住了一日到第三日雪晴郭孝子辭別了老和尚又行找著山路一步一滑兩邊都是澗溝那水凍的支稜著就和刀劍一般郭孝子走的慢天又晚了雪光中照着遠遠望見樹林裏一件紅東西掛着半里路前只見一個人走走走到那東西面前一交跌下澗去郭孝子就立住了腳心裏疑惑道怎的這人看見這紅東西就

跌下澗去定睛細看只見那紅東西底下鑽出一個人把那人行李拏了又鑽了下去郭孝子心裏猜着了幾分便急走上前去看只見那樹上吊的是個女人披散了頭髮身上穿了一件紅衫子嘴跟前一片大紅猩猩毡做个舌頭拖着腳底下埋着一個缸缸里頭坐着一個人那人見郭孝子走到跟前從缸里跳上來因見郭孝子生的雄偉不敢下手便叉手向前道客人你自走你的路罷了管我怎的郭孝子道你這些做法我已知道了你不要惱我可以幫襯你

這枚吊死鬼的是你甚麼人那人道是小人的渾家郭孝子道你且將他解下來你家在那里住我到你家去和你說那人把渾家腦後一個轉珠繩子解了放了下來那婦人把頭髮縮起來嘴跟前拴的假舌頭去掉了頸子上有一塊拴繩子的鐵也拏下來把紅衫子也脫了那人指着路旁有兩間草屋道這就是我家了當下夫妻二人跟着郭孝子走到他家請郭孝子坐着烹出一壺茶郭孝子道你不過短路營生爲甚麼做這許多惡事嚇殺了人的性命這個卻

傷天理我雖是苦人看見你夫妻兩人到這個田地越發可憐的狠了我有十兩銀子在此把與你夫妻兩人你做个小生意度日下次不要做這事了你姓甚麼那人聽了這話向郭孝子磕頭說道謝客人的周濟小人姓木名耐夫妻兩個原也是好人家兒女近來因是凍餓不過所以纔做這樣的事而今多謝客人與我本錢從此就改過了請問恩人尊姓郭孝子道我姓郭湖廣人而今到成都府去的說着他妻子也出來拜謝收拾飯留郭孝子郭孝子吃着飯向

他說道你既有胆子短路你自然還有些武藝只怕你武藝不高將來做不得大事我有些刀法拳法傳授與你那木耐歡喜一連留郭孝子住了兩日郭孝子把這刀和拳細細指教他他就拜了郭孝子做師父第二日郭孝子堅意要行他備了些乾糧燒肉裝在行李裏替郭孝子背着行李直送到三十里外方才告辭回去郭孝子接着行李又走了幾天那日天氣甚冷迎着西北風那山路凍得像白蠟一般又硬又滑郭孝子走到天晚只聽得山洞裏大吼一聲又

倫林外史 第二十八回 十  
跳出一隻老虎來郭孝子道我今番命真絕了一交  
跌在地下不醒人事原來老虎吃人要等人怕的今  
見郭孝子直僵僵在地下竟不吃吃他把嘴合着他  
臉上來聞一莖鬍子戳在郭孝子鼻孔裡去戳出一  
个大噴嚏來那老虎到嚇了一跳連忙轉身幾跳跳  
過前面一座山頭跌在一个澗溝裏那澗極深被那  
稜撐像刀劍的冰凌橫攔着竟凍死了郭孝子扒起  
來老虎已是不見說道慚愧我又經了這一番背着  
行李再走走走到成都府找着父親在四十里外一个

菴裏做和尚訪知的了走到菴裡去敲門老和尚開  
門見是兒子就嚇了一跳郭孝子見是父親跪在地  
下慟哭老和尚道施主請起來我是沒有兒子的你  
想是認錯了郭孝子道兒子萬里程途尋到父親跟  
前來父親怎麼不認我老和尚道我方纔說過貧僧  
是沒有兒子的施主你有父親你自己去尋怎的望  
着貧僧哭郭孝子道父親雖則幾十年不見難道兒  
子就認不得了跪着不肯起來老和尚道我貧僧自  
小出家那裡來的這個兒子郭孝子放聲大哭道父

親不認兒子兒子到底是要認父親的三番五次纏  
的老和尚急了說道你是何處光棍敢來鬧我們快  
出去我要關山門郭孝子跪在地下慟哭不肯出去  
和尚道你再不出去我就拏刀來殺了你郭孝子伏  
在地下哭道父親就殺了兒子兒子也是不出去的  
老和尚大怒雙手把郭孝子拉起來提著郭孝子的  
領子一路推搡出門便關了門進去再也叫不應郭  
孝子在門外哭了一場又哭一場又不敢敲門見天  
色將晚自己想道罷罷父親料想不肯認我了擡頭

看了這菴叫做竹山菴只得在半里路外租了一間  
房屋住下次早在庵門口看見一個道人出來買通  
了這道人日日搬柴運米養活父親不到半年之上  
身邊這些銀子用完了思量要到東山去尋蕭昊軒  
又恐怕尋不着就閣了父親的飯食只得左近人家  
傭工替人家挑土打柴每日尋几分銀子養活父親  
遇着有个鄰居露宿西去他就把這尋父親的話細  
細寫了一封書帶與海月禪林的老和尚老和尚看  
了書又歡喜又欽敬他不多幾日禪林裏來了一個

掛單的和尙那和尙便是响馬賊頭趙大披着頭髮  
兩隻怪眼兇像未改老和尙慈悲容他住下不想這  
惡和尙在禪林吃酒行兇打人無所不爲首坐領着  
一班和尙來稟老和尙道這人畱在禪林裏是必要  
壞了清規求老和尙趕他出去老和尙教他去他不  
肯去後來首座叫知客向他說老和尙叫你去你不  
去老和尙說你若再不去就照依禪林規矩擡到後  
面院子裏一把火就把你燒了惡和尙聽了懷恨在  
心也不辭老和尙次日收拾衣單去了老和尙又住  
了半年思量要到峨嵋山走走順便去成都會會郭  
孝子辭了衆人挑着行李衣鉢風餐露宿一路來到  
四川離成都有百十多里路那日下店早老和尙出  
去看看山景走到那一個茶棚內吃茶那棚裏先坐  
着一個和尙老和尙忘記認不得他了那和尙卻認  
得老和尙便上前打个問訊道和尙這裡茶不好前  
邊不多幾步就是小庵何不請到小庵裏去吃杯茶  
老和尙歡喜道最好那和尙領着老和尙曲曲折折  
走了七八里路纔到一個庵裏那庵一進三間前邊

一尊迦藍菩薩後一進三間殿並沒有菩薩中間放  
着一個榻床那和尚同老和尚走進菴門纔說道老  
和尚你認得我麼老和尚方纔想起是禪林裡趕出  
去的惡和尚吃了一驚說道是方纔偶然忘記而今  
認得了惡和尚竟自己走到床上坐下睜開眼道你  
今日既到我這裏不怕你飛上天去我這裡有個葫  
蘆你拏了在半里路外山岡上一個老婦人開的酒  
店裏替我打一葫蘆酒來你快去老和尚不敢違拗  
捧着葫蘆出去找到山岡子上果然有個老婦人在

那裡賣酒老和尚把這葫蘆遞與他那婦人接了葫  
蘆上上下下把老和尚一看止不住眼里流下淚來  
便要拿葫蘆去打酒老和尚嚇了一跳便打個問訊  
道老菩薩你怎見了貧僧就這般悲慟起來這是甚  
麼原故那婦人含着淚說道我方才看見老師父是  
個慈悲面貌不該遭這一難老和尚驚道貧僧是遭  
的甚麼難那老婦人道老師父你可是在半里路外  
那菴裏來的老和尚道貧僧便是你怎麼知道老婦  
人道我認得他這葫蘆他但凡要吃人的腦子就拏

這葫蘆來打我店裏藥酒老師父你這一打了酒去  
沒有活的命了老和尚聽了魂飛天外慌了道這怎  
麼處我如今走了罷老婦人道你怎麼走得這四十  
里內都是他舊日的响馬党羽他菴裏走了一人一  
聲梆子响即刻有人細翻了你送在菴裏去老和尚  
哭着跪在地下求老菩薩救命老婦人道我怎能救  
你我若說破了我的性命也難保但看見你老師父  
慈悲死的可憐我一指條路給你去尋一個人老和  
尚道老菩薩你指我去尋那個人老婦人慢慢說出  
這一個人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熱心救難又出驚  
天動地之人仗劍立功無非報國忠臣之事畢竟這  
老婦人說出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文章至此篇可謂極盡險怪之致矣長夏攤飯時  
讀之可以醒睡可以愈病

郭孝子原是一種枯槁寂莫之人故與老和尚之  
氣味最相合

寒風朔雪猛虎怪獸郭孝子備嘗之矣以爲苦猶  
未足以言其苦也老和尚竟墮入夜叉鬼國性命



乃在呼吸之間天下事之可驚可怪者孰愈于此  
不意耳目之間有此奇觀

儒林外史第二十八回

儒林外史第三十九回

蕭雲仙救難明月嶺

平少保奏凱青楓城

話說老和尚聽了老婦人這一番話跪在地下哀告  
老婦人道我怎能救你只好指你一條路去尋一個  
人老和尚道老菩薩卻叫貧僧去尋一個甚麼人求  
指點了我去老婦人道離此處有一里多路有個小  
小山岡叫做明月嶺你從我這屋後山路過去還可  
以近得幾步你到那嶺上有一個少年在那裡打彈  
子你卻不要問他只雙膝跪在他面前等他問你你

再把這些話向他說只有這一個人還可以救你你速去求他卻也還拿不穩設若這個人還不能救你我今日說破這個話連我的性命只好休了老和尚聽了戰戰兢兢將葫蘆裏打滿了酒謝了老婦人在屋後攀籐附葛上去果然走不到一里多路一个小山岡山岡上一个少年在那裡打彈子山洞裏嵌着一塊雪白的石頭不過銅錢大那少年覷的較近彈子過處一下下都打了一個準老和尚近前看那少年時頭帶武巾身穿藕色戰袍白淨面皮生得十分

分美貌那少年彈子正打得酣邊老和尚走來雙膝跪在他面前那少年正要問時山凹裏飛起一陣麻雀那少年道等我打了這個雀兒看手起彈子落把麻雀打死了一個墜下去那少年看見老和尚含着眼淚跪在跟前說道老師父你快請起來你的來意我知道了我在此學彈子正爲此事但纔學到九分還有一分未到恐怕還有意外之失所以不敢動手今日既遇着你來我也說不得了想是他畢命之期老師父你不必在此耽誤你快將葫蘆酒擎到庵裏

去臉上萬不可做出慌張之像更不可做出悲傷之像來你到那裡他叫你怎麼樣你就怎麼樣一毫不可違拗他我自來救你老和尚沒奈何只得捧着酒葫蘆照依舊路來到菴裏進了第二層只見惡和尚坐在中間床上手裡已是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問老和尚道你怎麼這時纔來老和尚道貧僧認不得路走錯了慢慢找了回來惡和尚道這也罷了你跪下罷老和尚雙膝跪下惡和尚道跪上些來老和尚見他拿着刀不敢上去惡和尚道你不上來我劈

面就砍來老和尚只得膝行上去惡和尚道你褪了帽子罷老和尚含着眼淚自己除了帽子惡和尚把老和尚的光頭捏一捏把葫蘆藥酒倒出來吃了一口左手拿着酒右手執着風快的刀在老和尚頭上試一試比個中心老和尚此時尚未等他劈下來那魂靈已在頂門裡飛去了惡和尚比定中心知道是腦子的所在一劈開了恰好腦漿迸出趕熱好吃當下比定了中心手持鋼刀向老和尚頭頂心裏劈將下來不想刀口未曾落老和尚頭上只聽得門外颼

的一聲一個彈子飛了進來飛到惡和尚左眼上惡和尚大驚丟了刀放下酒將隻手捺着左眼飛跑出來到了外一層迦藍菩薩頭上坐着一個人惡和尚擡起頭來又是一個彈子把眼打瞎惡和尚跌倒了那少年跳了下來進裏面一層老和尚已是嚇倒在地那少年道老師父快起來走走和尚道我嚇軟了其實走不動了那少年道起來我背着你走便把老和尚扯起來駝在身上急急出了菴門一口氣跑了四十里那少年把老和尚放下說道好了老師父脫

了這場大難自此前途吉慶無虞老和尚方纔還了魂跪在地下拜謝問恩人尊姓大名那少年道我也不過要除這一害並非有意救你你得了命你速去罷問我的姓名怎的老和尚又問總不肯說老和尚只得向前膜拜了九拜說道且辭別了恩人不死當以厚報拜畢起來上路去了那少年精力已倦尋路旁一個店內坐下只見店裏先坐着一個人面前放着一個盒子那少年看那人時頭戴孝巾身穿白布衣服腳下芒鞋形容悲戚眼下許多淚痕便和他拱

六拱手對面坐下那人笑隆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彈子打瞎人的眼睛卻來這店裏坐的安穩那少年道老先生從那裡來怎麼知道這件事的那人道我方纔原是笑話剪除惡人救拔善類這是最難得的事你長兄尊姓大名那少年道我姓蕭名來字雲仙舍下就在這成都府二十里外東山住那人驚道成都二十里外東山有一位蕭吳軒先生可是尊府蕭雲仙驚道這便是家父老先生怎麼知道那人道原來就是尊翁便把自己姓名說下并因甚來四川在

同官縣會見縣令尤公會有一書與尊大人我因尋親念切不曾遠路到尊府長兄你方纔救的這老和尚我卻也認得他不想邂逅相逢看長兄如此英雄便是吳軒先生令郎可敬可敬蕭雲仙道老先生既尋着太老先生如何不同在一處如今獨自又往那裡去郭孝子見問這話哭起來道不幸先君去世了這盒子裏便是先君的骸骨我本是湖廣人而今把先君骸骨背到故鄉去歸葬蕭雲仙垂淚道可憐可憐但晚生幸遇着老先生不知可以拜請老先生同

晚生到舍下去會一會家君麼郭孝子道本該造府  
恭謁奈我背着先君的骸骨不便且我歸葬心急致  
意尊大人將來有便再來奉謁罷因在行李內取出  
尤公的書子來遞與蕭雲仙又拿出百十個錢來叫  
店家買了三角酒割了二斤肉和些蔬菜之類叫店  
主人整治起來同蕭雲仙吃着便向他道長兄我和  
你一見如故這最是人生最難得的事况我從陝西  
來就有書子投奔的是尊大人這個就更比初交的  
不同了長兄像你這樣事是而今世上人不肯做的

真是難得但我也有一句話要勸你可以說得麼蕭  
雲仙道晚生年少正要求老先生指教有話怎麼不  
要說郭孝子道這冒險捐軀都是俠客的勾當而今  
比不得春秋戰國時這樣事就可以成名而今是四  
海一家的時候任你荆軻聶政也只好叫做亂民像  
長兄有這樣品貌材藝又有這般義氣肝胆正該出  
來替朝廷効力將來到疆場一刀一鎗博得個封妻  
蔭子也不枉了一個青史留名不瞞長兄說我自幼  
空自學了一身武藝遭天倫之慘奔波辛苦數十餘

年而今老了眼見得不中用了長兄年力鼎盛萬不可蹉跎自誤你須牢記老拙今日之言蕭雲仙道晚生得蒙老先生指教如撥雲見日感謝不盡又說了些閒話次早打發了店錢直送郭孝子到二十里路外岔路口彼此灑淚分別蕭雲仙回到家中問了父親的安將尤公書子呈上看過蕭吳軒道老友與我相別二十年不通音問他今做官適意可喜可喜又道郭孝子武藝精能少年與我齊名可惜而今和我都老了他今求的他太翁骸骨歸葬也算了過一生

心事蕭雲仙在家奉事父親過了半年松藩衛邊外生番與內地民人互市因買賣不公彼此吵鬧起來那番子性野不知王法就持了刀杖器械大打一仗弓兵前來護救都被他殺傷了又將青楓城一座強占了去巡撫將事由飛奏到京朝廷看了本章大怒奉旨差少保平治前往督師務必犁庭掃穴以章天討平少保得了聖旨星飛出京到了松藩駐劄蕭吳軒聽了此事喚了蕭雲仙到面前吩咐道我聽得平少保出師現駐松藩征勦生番少保與我有舊你今

前往投軍說出我的名姓少保若肯畱在帳下効力  
你也可以借此報效朝廷正是男子漢發奮有爲之  
時蕭雲仙道父親年老兒子不敢遠離膝下蕭昊軒  
道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雖年老現在並無病痛飯也  
吃得覺也睡得何必必要你追隨左右你若是借口不  
肯前去便是貪圖安逸在家戀着妻子乃是不孝之  
子從此你便不許再見我的面了幾句話讓的蕭雲  
仙閉口無言只得辭了父親拴束行李前去投軍一  
路程途不必細說這一日離松藩衛還有一站多路

因出店太早走了十多里天尙未亮蕭雲仙背着行  
李正走得好忽聽得背後有脚步響他便跳開一步  
回轉頭來只見一個人手持短棍正待上前來打他  
早被他飛起一腳踢倒在地蕭雲仙奪了他手中短  
棍劈頭就要打那人在地下喊道看我師父面上饒  
怒我罷蕭雲仙住了手問道你師父是誰那時天色  
已明看那人時三十多歲光景身穿短襖腳下八搭  
麻鞋面上微有髭鬚那人道小人姓木名耐是郭孝  
子的徒弟蕭雲仙一把拉起來問其備細木耐將曾



經短路遇郭孝子將他收爲徒弟的一番話說了一遍蕭雲仙道你師父我也認得你今番待往那裡去木耐道我聽得平少保征番現在松藩招軍意思要到那裡去投軍因途間缺少盤纏適纔得罪長兄休怪蕭雲仙道既然如此我也是投軍去的便和你同行何如木耐大喜情愿認做蕭雲仙的親隨伴當一路來到松藩在中軍處遞了投充的呈詞少保傳令細細盤問來歷知道是蕭浩的兒子收在帳下賞給千總職銜軍前效力木耐賞戰糧一分聽候調遣過了幾日各路糧餉俱已調齊少保升帳傳下將令叫各弁在轅門聽候蕭雲仙早到只見先有兩位都督在轅門上蕭雲仙請了安立在傍邊聽那一位都督道前日總鎮烏大老爺出兵竟被青楓城的番子用計挖了陷坑連人和馬都跌在陷坑裏馬大老爺受了重傷過了兩天傷發身死現今屍首並不曾找着馬大老爺是司禮監老公公的姪兒現今內裏傳出信來務必要找尋屍首若是尋不着將來不知是個怎麼樣的處分這事怎了這一位都督道聽見青楓

了幾日各路糧餉俱已調齊少保升帳傳下將令叫各弁在轅門聽候蕭雲仙早到只見先有兩位都督在轅門上蕭雲仙請了安立在傍邊聽那一位都督道前日總鎮烏大老爺出兵竟被青楓城的番子用計挖了陷坑連人和馬都跌在陷坑裏馬大老爺受了重傷過了兩天傷發身死現今屍首並不曾找着馬大老爺是司禮監老公公的姪兒現今內裏傳出信來務必要找尋屍首若是尋不着將來不知是個怎麼樣的處分這事怎了這一位都督道聽見青楓

城一帶幾十里是無水草的要等冬天積下大雪到春融之時那山上雪水化了淌下來人和牲口纔有水吃我們到那裡出兵只消幾天沒有水吃就活活的要渴死了那裡還能打甚麼仗蕭雲仙聽了上前稟道兩位太爺不必費心這青楓城是有水草的不但有而且水草最爲肥饒兩都督道蕭千總你會去過不曾蕭雲仙道卑弁不曾去過兩位都督道可又來你不曾去過怎麼得知道蕭雲仙道卑弁在史書上看過說這地方水草肥饒兩都督變了臉道那書

本子上的話如何信得蕭雲仙不敢言語少刻雲板響處轅門撓鼓喧鬧少保升帳傳下號令教兩都督率領本部兵馬作中軍策應叫蕭雲仙帶領步兵五百名在前先鋒開路本帥督領後隊調遣將令已下各將分頭前去蕭雲仙攜了木耐帶領五百步兵疾忙前進望見前面一座高山十分險峻那山頭上隱隱有旗幟在那裡把守這山名喚椅兒山是青楓城的門戶蕭雲仙吩咐木耐道你帶領二百人從小路扒山過去在他總路口等着只聽得山頭炮響你們

便喊殺回來助戰不可有誤木耐應諾去了蕭雲仙  
又叫一百兵丁埋伏在山凹裏只聽山頭炮響一齊  
吶喊起來報稱大兵已到趕上前來助戰分派已定  
蕭雲仙帶着二百人大踏步殺上山來那山上幾百  
番子藏在山洞裏看見有人殺上來一齊蜂擁的出  
來打仗那蕭雲仙腰插彈弓手拿腰刀奮勇爭先手  
起刀落先殺了幾個番子那番子見劈頭勇猛正要  
逃走二百人捲地齊來猶如暴風疾雨忽然一聲炮  
響山凹裏伏兵大聲喊叫大兵到了飛遶上山番子

正在魂驚胆落又見山後那二百人搖旗吶喊飛殺  
上來只道大軍已經得了青楓城亂紛紛各自逃命  
那裡禁得蕭雲仙的彈子打來打得鼻塌嘴歪無處  
躲避蕭雲仙將五百人合在一處喊聲大震把那幾  
百個番子猶如砍瓜切菜儘數都砍死了旂幟器械  
得了無數蕭雲仙叫衆人暫歇一歇卽鼓勇前進只  
見一路都是深林密箐走了半天林子盡處一條大  
河遠遠望見青楓城在數里之外蕭雲仙見無船隻  
可渡忙叫五百人旋即砍伐林竹編成筏子頃刻辦

就一齊渡過河來蕭雲仙道我門大兵尙在後面攻打他的城池不是五百人做得來的第一不可使番賊知道我們的虛實叫木耐率領兵衆將奪得旗幟改造做雲梯帶二百兵每人身藏枯竹一束到他城西僻靜地方爬上城去將他堆貯糧草處所放起火來我們便好攻打他的東門這裡分撥已定且說兩位都督率領中軍到了椅兒山下又不知道蕭雲仙可曾過去兩位議道像這等險惡所在他們必有埋伏我們盡力我些大炮放的他們不敢出來也就可

以報捷了正說着一騎馬飛遶追來少保傳下軍令叫兩位都督疾忙前去策應恐怕蕭雲仙少年輕進以致失事兩都督得了將令不敢不進號令軍中疾馳到帶子河見有現成筏子都渡過去望見青楓城裏火光燭天那蕭雲仙正在東門外施放砲火攻打城中番子見城中火起不亂自亂這城外中軍已到與前先鋒合爲一處將一座青楓城圍的鐵桶般相似那番酋開了北門捨命一頓混戰只剩了十數騎潰圍逃命去了少保督領後隊已到城裏敗殘的百

姓各人頭頂香花跪迎少保進城少保傳令救火安民秋毫不許驚動隨即寫了本章遣官到京裏報捷這裡蕭雲仙迎接叩見了少保少保大喜賞了他一腔羊一饌酒誇獎了一番過了十餘日旨意回頭着平治來京兩都督回任候陞蕭采實授于總那善後事宜少保便交與蕭雲仙辦理蕭雲仙送了少保進京回到城中看見兵災之後城垣倒塌倉庫毀壞便細細做了一套文書稟明少保那少保便將修城一事批了下來責成蕭雲仙用心經理候城工完峻之後另行保題議叙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甘棠有蔭空留後人之思飛將難封徒博數奇之歎不知蕭雲仙怎樣修城且聽下回分解

惡和尚一段故作險語愈逼愈緊能令閱者不敢追視老和尚性命在呼吸之間作者偏蕭閒事外謾謾詮解讀此何異圖窮而七首見

蕭雲仙彈子世家也而其打法又絕不與蕭昊軒犯複筆墨酣暢無所不可

余嘗向友人言大凡學者操觚有所著作第一要

有功于世道人心爲主比聖人所謂修辭立其誠也如郭孝子指教蕭雲仙一段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世所傳之稗宮慣驅朝廷之命官去而之水洎爲賊是書能勸冒險借軀之人出而爲國家効命于疆場信乎君子立言必不朽也

椅兒山破敵青楓城取城千秋百世皆知是蕭雲仙之功兩都督不與也及其結局雲仙不過實授千總而兩公則回任候陞李蔡爲人下中竟得封侯亦千古同嘆之事嗚呼尙何言哉

儒林外史第四十回

蕭雲仙廣武山賞雪

沈瓊枝利涉橋賣文

話說蕭雲仙奉着將令監督築城足足住了三四年那城方纔築的成功周圍十里六座城門城裏又蓋了五個衙署出榜招集流民進來居住城外就叫百姓開墾田地蕭雲仙想道像這旱地百姓一遇荒年就不能收糧食了須是興起些水利來因動支錢糧僱齊民夫蕭雲仙親自指點百姓在田傍開出許多溝渠來溝間有洫洫間有遂開得高高低低彷彿江

南的光景到了成功的時候蕭雲仙騎着馬帶着木耐在各處犒勞百姓們每到一處蕭雲仙殺牛宰馬傳下號令把那一方百姓都傳齊了蕭雲仙建一壇場立起先農的牌位來擺設了牛羊祭禮蕭雲仙紗帽補服自己已跼在面前率領衆百姓叫木耐在旁贊禮升香奠酒三獻八拜拜過又率領衆百姓望着北關山呼舞蹈叩謝皇恩便叫百姓都團團坐下蕭雲仙坐在中間拔劍割肉大碗斟酒歡呼笑樂痛飲一天吃完了酒蕭雲仙向衆百姓道我和你們衆百姓

在此痛飲一天也是緣法而今上賴皇恩下托你們衆百姓的力開墾了這許多田地也是我姓蕭的在這裡一番我如今親自手種一顆柳樹你們衆百姓每人也種一顆或雜些桃花杏花亦可記着今日之事衆百姓歡聲如雷一个个都在大路上栽了桃柳蕭雲仙同木耐今日在這一方明日又在那一方一連吃了幾十日酒共栽了幾萬顆柳樹衆百姓感激蕭雲仙的恩德在城門外公同起蓋了一所先農祠中間供着先農神位旁邊供了蕭雲仙的長生祿位

牌又尋一個會畫的在牆上畫了一個馬畫蕭雲仙  
紗帽補服騎在馬上前面畫木耐的像手裏擎着一  
枝紅旗引着馬做勸農的光景百姓家男男女女到  
朔望的日子往這廟裏來焚香點燭跪拜非止一日  
到次年春天楊柳發了青桃花杏花都漸漸開了蕭  
雲仙騎着馬帶着木耐出來遊玩見那綠樹陰中百  
姓家的小孩子三五成羣的牽着牛也有倒騎在牛  
上的也有橫睡在牛背上的在田旁溝裏飲了水從  
屋角邊慢慢轉了過來蕭雲仙心裡歡喜向木耐道

你看這般光景百姓們的日子有的過了只是這班  
小孩子一個個好模好樣也還覺得聰俊怎得有個  
先生教他識字便好木耐道老爺你不知道麼前日  
這先農祠住着一個先生是江南人而今想是還在  
這裡老爺何不去和他商議蕭雲仙道這更湊巧了  
便打馬到祠內會那先生進去同那先生作揖坐下  
蕭雲仙道聞得先生貴處是江南因甚到這邊外地  
方請問先生貴姓那先生道賤姓沈敝處常州因向  
年有個親戚在青楓做生意所以來看他不想遭了



兵亂流落在這裡五六年不得回去近日聞得朝裡  
蕭老先生在這裡築城開水利所以到這裡來看看  
老先生尊姓貴衙門是那裡蕭雲仙道小弟便是蕭  
雲仙在此開水利的那先生起身從新行禮道老先  
生便是當今的班定遠晚生不勝敬服蕭雲仙道先  
生既在這城裏我就是主人請到我公廨裏去住便  
叫兩個百姓來搬了沈先生的行李叫木耐牽着馬  
蕭雲仙攜了沈先生的手同到公廨裏來備酒飯款  
待沈先生說起要請他教書的話先生應允了蕭雲

仙又道只得先生一位教不來便將帶來駐防的一  
三千多兵內揀那認得字多的兵選了十個託沈先  
生每日指授他些書理開了十個學堂把百姓家畧  
聰明的孩子都養在學堂裏讀書讀到兩年多沈先  
生就教他做些破題破承起講但凡做的來蕭雲仙  
就和他分庭抗禮以示優待這些人也知道讀書是  
體面事了蕭雲仙城工已竣報上文書去把這文書  
就叫木耐去木耐見了少保少保問他些情節賞他  
一個外委把總做去了少保據着蕭雲仙的詳文咨

明兵部工部核算蕭采承辦青楓城城工一案該撫題銷本內磚灰工匠共開銷銀一萬九千三百六十兩一錢二分一厘五毫查該地水草附近燒造磚灰甚便新集流民充當工役者甚多不便聽其任意浮開應請核減銀七千五百二十五兩有零在于該員名下着追查該員係四川成都府人應行文該地方官勒限嚴比歸款可也奉旨依議蕭雲仙看了邸鈔接了上司行來的公文只得打點收拾行李回成都府比及到家他父親已臥病在床不能起來蕭雲仙

到床面前請了父親的安訴說軍前這些始末緣由說過又磕下頭去伏着不肯起來蕭昊軒道這些事你都不曾做錯爲甚麼不起來蕭雲仙纔把因修城工被工部核減追賠一案說了又道兒子不能掙得一絲半粟孝敬父親到要被費了父親的產業實在不可自比于人心裏愧恨之極蕭昊軒道這是朝廷功令又不是你不肖花消掉了何必氣惱我的產業攢湊攏來大約還有七千金你一總呈出歸公便了蕭雲仙哭着應諾了看見父親病重他衣不解帶伏

何半餘日眼見得是不濟事蕭雲仙哭着問父親可有甚麼遺言蕭吳軒道你這話又歎氣了我在一日是我的事我死後就都是你的事了總之爲人以忠孝爲本其餘都是末事說畢瞑目而逝蕭雲仙呼天搶地盡哀盡禮治辦喪事十分盡心卻自己嘆息道人說塞翁失馬未知是福是禍前日要不爲追賠斷斷也不能回家父親送終的事也再不能自己親自辦可見這番回家也不叫做不幸喪葬已畢家產都已賠完了還少三百多兩銀子地方官仍舊緊追適

逢知府因盜案的事降調去了新任知府却是平少保做巡撫時提拔的到任後知道蕭雲仙是少保的人替他虛出了一個完清的結狀叫他先到平少保那裡去再想法來賠補少保見了蕭雲仙慰勞了一番替他出了一角咨文送部引見兵部司官說道蕭采辦理城工一案無例題補應請仍于本干總班次論俸推陞守備俟其得缺之日帶領引見蕭雲仙又候了五六個月部裏纔推陞了他應天府江淮衛的守備帶領引見奉旨着往新任蕭雲仙領了劄付出

京走東路來南京過了朱龍橋到了廣武衛地方晚間住在店裏正是嚴冬時分約有二更盡鼓店家吆呼道客人們起來木總爺來查夜衆人都披了衣服坐在舖上只見四五个兵打着燈籠照着那總爺進來逐名查了蕭雲仙看見那總爺原來就是木耐木耐見了蕭雲仙喜出望外叩請了安忙將蕭雲仙請進衙署住了一宿次日蕭雲仙便要起行木耐留住道老爺且寬住一日這天色想是要下雪了今日且到廣武山阮公祠遊玩遊玩卑弁盡个地主之誼蕭

雲仙應允了木耐叫備兩匹馬同蕭雲仙騎着又叫一个兵備了幾樣餚饌和一尊酒一經來到廣武山阮公祠內道士接進去請到後面樓上坐下道士不敢來陪隨接送上茶來木耐隨手開了六扇窗格正對着廣武山側面看那山上樹木凋敗又被北風吹的凜凜冽冽的光景天上便飄下雪來蕭雲仙看了向着木耐說道我兩人當日在青楓城的時候這樣的雪不知經過了多少那時到也不見得苦楚如今見了這幾點雪倒覺得寒冷的緊木耐道想起那

兩位都督大老爺此時貂裘向火不知怎麼樣快活  
哩說着吃完了酒蕭雲仙起來閒步樓右邊一個小  
閣子牆上嵌着許多名人題咏蕭雲仙都看完了內  
中一首題目寫着廣武山懷古讀去却是一首七言  
古風蕭雲仙讀了又讀讀過幾遍不覺悽然淚下木  
耐在旁不解其意蕭雲仙又看了後面一行寫着白  
門武書正字氏稿看罷記在心裏當下收拾回到衙  
署又住了一夜次日天晴蕭雲仙辭別木耐要行木  
耐親自送過大柳驛方纔回去蕭雲仙從浦口過江

進了京城驗了劄付到了任查點了運丁看驗了船  
隻同前任的官交代清楚那日便問運丁道你們可  
曉的這裡有一個姓武名書號正字的是個甚麼人  
旂丁道小的卻不知道老爺問他卻爲甚麼蕭雲仙  
道我在廣武衛看見他的詩急于要會他旂丁道旣  
是做詩的人小如今國子監一問便知了蕭雲仙道  
你快些去問旂丁次日來回復道國子監問過來了  
門上說監裏有個武相公叫做武書是個上齋的監  
生就在花牌樓住蕭雲仙道快叫人伺候不打執事

備林外史  
我就去拜他當下一直來到花牌樓一個坐東朝西的門樓投進帖去武書出來會了蕭雲仙道小弟是一個武夫新到貴處仰慕賢人君子前日在廣武山壁上奉讀老先生懷古佳作所以特來拜謁武書道小弟那詩也是一時有感之作不想有污尊日當下捧出茶來吃了武書道老先生自廣武而來想必自京師部選的了蕭雲仙道不瞞老先生說起來話長小弟自從青楓城出征之後因修理城工多用了帑項方纔賠償清了照千總推陞的例選在這江淮衛

邵喜得會見老先生凡事要求指教改日還有事奉商武書道當得領教蕭雲仙說罷起身去了武書送出大門看見監裏齋夫飛跑了來說道大堂虞老爺立候相公說話武書走去見虞博士虞博士道年兄令堂旌表的事部裏爲報在後面駁了三回如今纔准了牌坊銀子在司裏年兄可作速領去武書謝了出來次日帶了帖子去回拜蕭守備蕭雲仙迎入川堂作揖奉坐武書道昨日枉駕後多慢拙作過蒙稱許心切不安還有些拙刻帶在這邊還求指教因在

袖內拏出一卷詩來蕭雲仙接着看了數草讚嘆不已隨請到書房裏坐了擺上飯來吃過蕭雲仙拏出一個卷子遞與武書道這是小弟半生事跡專求老先生大筆或作一篇文或作幾首詩以垂不朽武書接過來放在桌上打開看時前面寫着西征小紀四個字中間三副圖第一副是椅兒山破敵第二副是青楓取城第三副是春郊勸農每幅下面都有逐細的紀畧武書看完了嘆惜道飛將軍數奇古今來大概如此老先生這樣功勞至今還屈在卑位這做詩

的事小弟自是領教但老先生這一番汗馬的功勞限于資格料是不能載入史冊的了須得幾位大手筆撰述一番各家文集裏傳留下去也不埋沒了這半生忠悃蕭雲仙道這個也不敢當但得老先生大筆小弟也可借以不朽了武書道這個不然卷子我且帶了回去這邊有幾位大名素昔最喜讚揚忠孝的若是見了老先生這一番事業料想樂于題咏的容小弟將此卷傳了去看看蕭雲仙道老先生的相知何不竟指小弟先去拜謁武書道這也使得蕭雲

仙拏了一張紅帖子要武書開名字去拜武書便開出虞博士果行遲均衡山莊徵君紹光杜儀少卿俱寫了住處遞與蕭雲仙帶了卷子告辭去了蕭雲仙次日拜了各位各位都回拜了隨奉糧道文書押運赴淮蕭雲仙上船到了揚州在抄關上擠馬頭正擠的熱鬧只見後面擠上一隻船來船頭上站着一個人叫道蕭老先生怎麼在這裡蕭雲仙回頭一看說道呵呀原來是沈先生你幾時回來的忙叫攏了船那沈先生跳上船來蕭雲仙道向在青楓城一別至今

今數年是幾時回南來的沈先生道自蒙老先生青目教了兩年書積下些修金回到家鄉將小女許嫁揚州宋府上此時送他上門去蕭雲仙道令愛恭喜少賀因叫跟隨的人封了一兩銀子送過來做賀禮說道我今番押運北上不敢停泊將來回到敝署再請先生相會罷作別開船去了這先生領着他女兒瓊枝岸上叫了一乘小轎子擡着女兒自己押了行李到了缺口門落在大豐旗下店裏那裡夥計接着通報了宋鹽商那鹽商宋爲富打發家人來吩咐道



老爺叫把新娘就擡到府裏去沈老爺留在下店裏住着叫賬房置酒款待沈先生聽了這話向女兒瓊枝道我們只說到了這裏權且住下等他擇吉過門怎麼這等大模大樣看來這等光景竟不是把你當作正室了這頭親事還是就得就不得女兒你也須自己主張沈瓊枝道爹爹你請放心我家又不曾寫立文書得他身價爲甚麼肯去伏低做小他既如此排場爹爹若是和他吵鬧起來倒反被外人議論我而今一乘轎子擡到他家裏去看他怎模樣看待我沈先生只得依着女兒的言語看着他裝飾起來頭上戴了冠子身上穿了大紅外蓋拜辭了父親上了轎那家人跟着轎子一直來到河下進了大門幾個小老媽抱着小官在大牆門口同看門的管家說笑話看見轎子進來問道可是沈新娘來了請下了轎走水巷里進去沈瓊枝聽見也不言語下了轎一直走到大廳上坐下說道請你家老爺出來我常州姓沈的不是甚麼低三下四的人家他既要娶我怎的不張燈結彩擇吉過門把我消消的拍了來當做娶

妾的一般光景我且不問他要別的只叫他把我父親親筆寫的婚書拏出來與我看我就沒的說了老媽同家人都嚇了一跳甚覺詫異慌忙走到後邊報與老爺知道那宋爲富正在藥房裡看着藥匠弄人參聽了這一篇話紅着臉道我們總商人人家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都像這般淘氣起來這日子還過得他走了來不怕他飛到那裡去躊躇一會叫過一个丫鬟來吩咐道你去前面向那新娘說老爺今日不在新娘權且進房去有甚麼話等老爺來家再說了丫鬟來說了沈瓊枝心裡想着坐在這裏也不是事不如且隨他進去便跟着丫頭走倒廳背後左邊一个小圭門裏進去三間楠木廳一个大院落堆滿了太湖石的山子沿着那山石走到左邊一條小巷串入一个花園內竹樹交加亭臺軒廠一个極寬的金魚池池子旁邊都是硃紅欄杆夾着一帶走廊走到廊盡頭處一個小小月洞四扇金漆門走將進去便是三間屋一間做房鋪設的齊齊整整獨自一個院落媽子送了茶來沈瓊枝吃着心裡暗說道這樣極

幽的所在料想彼人也不會賞鑑且讓我在此消遣  
幾天那了鬢回去回復宋爲富道新娘人物倒生得  
標緻只是樣子覺得憊賴不是個好惹的過了一宿  
宋爲富叫管家到下店裏吩咐賬房中兌出五百兩  
銀子送與沈老爺叫他且回府着姑娘在這裏想沒  
的話說沈先生聽了這話說道不好了他分明拿我  
女兒做妾這還了得一經走到江都縣喊了一狀那  
知縣看了呈子說道沈大年既是常州貢生也是衣  
冠中人物怎麼肯把女兒與人做妾鹽商豪橫一至  
於此將呈詞收了宋家曉得這事慌忙叫小司客具  
了一個訴呈打通了關節次日呈子批出來批道沈  
大年既係將女瓊枝許配宋爲富爲正室何至自行  
私送上門顯係做妾可知架詞混賣不准那訴呈上  
批道已批示沈大年詞內矣沈大年又補了一張呈  
子知縣大怒說他是個刁健訟棍一張批兩個差人  
押解他回常州去了沈瓊枝在宋家過了幾天不見  
消息想道彼人一定是安排了我父親再來和我歪  
纏不如走離了他家再作道理將他那房裡所有動

用的金銀器皿真珠首飾打了一個包袱穿了七條  
裙子扮做小老媽的模樣買通了那丫鬟五更時分  
從後門走了清晨出了鈔關門上船那船是有家眷  
的沈瓊枝上了船自心裏想道我若回常州父母家  
去恐惹故鄉人家恥笑細想南京是個好地方有多  
少名人在那裡我又會做兩句詩何不到南京去賣  
詩過日子或者遇着些緣法出來也不可立定主  
意到儀徵換了江船一直往南京來只因這一番有  
分教賣詩女士反爲逋逃之流科舉儒生且作風流

之客畢竟後事如何聽下回分解

蕭雲仙在青楓能養能教又能宣上德而達下情  
乃是有體有用之才而限于資格卒爲困鱗此作  
者之所以發憤著書一吐其不平之鳴也

昔者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書中賞雪一段是隱括此意雲仙與木耐閒閒數  
語直抵過一篇李陵答蘇武書千載之下泪痕猶  
濕

纔寫過蕭雲仙接手又寫一沈瓊枝雲仙豪傑也

瓊枝亦豪傑也雲仙之屈處于下僚瓊枝之陷身于儻父境雖不同而其歌泣之情懷則一作者直欲收兩副泪眼而作同聲之痛哭矣

此處與前文一則最樂賦出意雲仙與木仙同遭難

此處與前文一則最樂賦出意雲仙與木仙同遭難

儒林外史第四十四回



